



我們都是哨兵

超克圖納仁著

1313273/06

內 容 說 明

这个独幕剧描寫蒙古族人民在暴風雨的夜晚和狡猾的美蔣特务進行的鬥爭。剧本刻划出蒙古族人民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並且指出內蒙古草原上到处都是人民的眼睛，不管敌人伪装得如何巧妙，終於逃不出人民的法網。

責任編輯 陈北鵬 封面設計 孙如一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489 字數 17,000 開本720×1092 1/32 印張 1 插頁1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0001—8000 冊

定價 (7) 0.11元

人 物

阿敏——牧業生產互助組組長，五十三歲。

布日瑪——阿敏妻，五十歲。

畢力賁——機要通訊員，二十六歲。

道布欽——反革命分子，三十五歲。

時 間

一九五五年夏，晚上。

地 點

內蒙古草原上某牧業生產互助組的定居地。

在暴風的嘶鳴和咆哮中落啓。

在一頂寬大的蒙古包里，佈置着漂亮而又適用的傢俱，“哈那”上掛着領袖像、獎狀，小茶几上放着留聲機、暖壺等物。在靠床的桌子上，一盞煤油燈發着亮光。

布日瑪坐在床上紡駝毛線。她手中的撥絳兒也因為她的心緒不安擺動的非常沒有規律，甚至線斷了她都沒發覺，還繼續紡着。

布日瑪（發現紡着的線已經斷了）咳！（又接上線繼續紡）雨下的這麼大！（傾听）巴音河又漲水了！奧特爾上的人們，可怎麼過這一夜呀！（環視了一下包里）可我倒清閑自在，留在这塊周圍四十里沒有人家的定居地上，坐在包里紡毛線；真還不如在遊牧地給他們燒點奶茶呢……

閃電、雷聲。

布日瑪 老佛爺保佑他們平安無事地度過這場大雨吧。

狗吠聲。

布日瑪傾听。

狗狂吠。

布日瑪放下手中的撥鍾兒。

外邊人喊聲 布日瑪！布日瑪！

布日瑪傾听。

外邊人急喊 布日瑪！布日瑪！

布日瑪 （驚慌地拿起手電筒，急忙答應着）來了，來了。（跑出去。）

阿敏攙着昏迷不醒的畢力貢上。

布日瑪 阿敏！這……

阿 敏 他從馬上摔下來了。

布日瑪 畢力貢……

阿敏扶畢力貢躺在床上。

阿 敏 布日瑪，快拿一杯茶來。

布日瑪 老天爺呀，這是出了什麼事啦？（把茶遞給阿敏。）

阿 敏 畢力貢！畢力貢！

畢力貢仍是昏迷不醒。

阿 敏 （自言自語）傷太重了！

布日瑪 （關心地）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呵？你怎么碰見他的？

阿 敏 （放下手中的茶杯）我想明天趕到盟政府去開會，順便回來看看你；剛剛到西山根底下，就聽見石橋

跟前槍响，我就忙着赶过去一看，畢力貢躺在地上……他的馬也跑了。我往四周圍看了一陣，連一个人影都沒有。

布日瑪 这个孩子的馬術不賴呀，怎么会被馬摔下來了呢？

阿 敏 （沉思着）这里一定有原因。

布日瑪 （忽然想起）阿敏，哈日少布呢？

阿 敏 哈日少布！

布日瑪 畢力貢和哈日少布他倆前天从咱們这兒過去的……

阿 敏 是啊，他倆多咎也是一同赶路，今天怎么那个就不見了呢？（沉思着。）

阿敏从怀里拿出手槍把它放在畢力貢的枕头下。

阿 敏 一定出事了。（把挎在肩上的皮包拿下來）布日瑪，（遞給皮包）你把它放起來。你也知道，他們身上帶的全是重要東西，千萬放個牢靠地方。

布日瑪 （接過皮包）你要上哪兒去？

阿 敏 應該趕緊到佐政府報告去。（拿起雙筒獵槍欲走）可是……（看看布日瑪手里的皮包，看看畢力貢）萬一要是有坏人想……（从布日瑪手中把皮包拿過來）不行，我不能離開這兒。（看看畢力貢）他還在昏迷不醒……你又是個婦女……來了坏人怎麼辦呵。（坐在床上沉思。）

布日瑪 阿敏，你趕緊報告去吧，家里的事情全交給我

吧！

阿 敏 （沉思片刻）好吧，我报告去。（把皮包遞給布日瑪）
把它鎖在櫃里头。

布日瑪把皮包接過去鎖在櫃子里。

阿 敏 （看看畢力貢）布日瑪，好好伺候他，还要多加
小心。

布日瑪 你放心吧。

阿敏急下。布日瑪提着銅壺下。

馬蹄聲遠去。

畢力貢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

包門輕輕地開了。布日瑪手提銅壺，小心謹慎地走進
來，又慢慢地關好門，看了看畢力貢，把銅壺里的奶茶倒到
暖壺里。

布日瑪 （一邊喝茶，一邊傾听着暴風雨的喧響）听这个声音就
知道是多厉害的暴風雨。（沉思）唉……（看着畢力貢。）

畢力貢嚶嚶着，布日瑪急忙過去。畢力貢又入睡。

布日瑪 就是这样，剛剛睡着就說胡話。（傾听風雨聲。）

外面有狗吠聲，布日瑪走到門前傾听。

畢力貢睜開眼睛，慢慢地把頭轉向布日瑪。

布日瑪 雨下的这样兇！（傾听）巴音河水漲的多大呀！
咳！

畢力貢 （低聲地）布日瑪“乖”！布日瑪“乖”！

布日瑪不應。

畢力貢 布日瑪“乖”！老媽媽！（最后的喊声稍大些。）

布日瑪 （嚇了一跳）畢力貢！（跑到床前）怎么啦？我的
老天爺呀！

畢力貢 布日瑪“乖”，是你呀！

布日瑪 畢力貢，好一些了吧？（撫摸着他的頭）喝點茶
吧。（遞給他一杯茶。）

畢力貢 好一些了。（把一杯茶一飲而盡）呵……（深深地呼
吸一下）你好呵，布日瑪“乖”！

布日瑪 好，好。

畢力貢 （摸摸身邊，驚慌地）啊！（急忙坐起）老媽媽，我
的皮包呢，皮包哪兒去了？

布日瑪 放心吧，你的皮包丟不了。（打開櫃子上的鎖，取
出皮包）我把它鎖到櫃子裏了。（遞給畢力貢）我知道
這裏面裝着好多重要公文——我們草原人民的信託
和希望，它和我們的生命一樣貴重。

畢力貢 （接過皮包，感激地）老媽媽，您真是一位好媽媽！
（打開皮包看看，又把它放在旁邊。）

布日瑪 你們這幾個孩子呵，誰都那樣珍重這個皮包，
尤其哈日少布那孩子，甚至晚上睡覺的時候，都緊
緊抱在懷裏。

畢力貢 我們就像保護自己眼睛一樣保護它。

布日瑪 這次哈日少布怎么沒有跟你一塊來呀？他留在
旗政府了嗎？

畢力貢（所答非所問地）布日瑪“乖”，黃羊灘那條大路上過去沒有溝吧？

布日瑪 那條大路就像一面鏡子，別說溝，就連個小耗子洞都難找到。

畢力貢 是呵，我對這條路就像自己的手那樣熟悉，從來沒看見大路上有一條深溝呵！

布日瑪 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情？

畢力貢（回憶當時的情景）今天我們從旗黨委出來得太晚了，我跟哈日少布極力叫馬快跑，打算貪點黑也趕到您這兒來住……剛走到寶古達山就遇上大雨了；到黃羊灘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哈日少布的馬，在我前邊跑着，跑着，突然打了一個前失，連人帶馬一齊掉進一條沒馬蹄的深泥溝里了。我趕緊勒住了自己的馬……

布日瑪 哪兒出來一道溝呢？

畢力貢 不知道。那時候雨下得越大了，我剛要走过去拉他的馬，他的馬一縱身跳出溝來就跑了。我追了一陣，也沒追上，沒辦法就叫哈日少布在那地方等着，我奔你們家來，打算給他借一匹馬，可沒想到剛剛跑到石橋跟前，又突然從橋底下跳出來一個黑東西……

布日瑪 什麼？

畢力貢 一個披着斗篷的人。

布日瑪 老天爺呀！他是幹什么的？

畢力貢 不知道……當時馬驚的往旁邊一閃，我就摔下來了……（慢慢坐起）老媽媽，給我一點水……

布日瑪倒一杯茶給畢力貢。

畢力貢（喝了一杯茶）……從馬身上摔下來的時候，我向那個披斗篷的人開了一槍……後來就聽見從橋那邊傳來了馬蹄聲……當時我把皮包壓在身子底下……往後就不知道了……

布日瑪 謝天謝地，总算脫險了。

靜場。

布日瑪 多喝點奶茶吧。

畢力貢不語。布日瑪給畢力貢倒茶。

畢力貢（喝茶）我怎么到這兒來的，老媽媽？

布日瑪 你的阿敏“乖”把你掙回來的……

畢力貢 阿敏“乖”把我掙回來的！

布日瑪 當你打了一槍以後昏迷過去的時候，正好你的阿敏“乖”趕到了。

畢力貢 啊！那是阿敏“乖”的馬蹄聲……（自言自語）

假如阿敏“乖”沒有趕上，說不定要出什麼事情呢！（摸着皮包）阿敏“乖”又哪去了？

布日瑪 他上佐政府報告去了。

畢力貢 雨還沒停，路又難走，阿敏“乖”為我們……

咳！哈日少布怎么還不來呢？難道他也……

布日瑪 別想的太多了，好好躺着吧。

畢力貢 老媽媽，（拍着皮包）这里面装着非常重要的文件，可是我还抱着它躺在床上！（自言自語地）……
这个坏蛋能鑽到什么地方去呢？唉！該死！为什么沒有打中他！（掏出手槍擦着。）

布日瑪 你阿敏“乖”早給佐長报告了，咱們的民兵早給那个坏蛋下上套子了。

畢力貢 早一天抓住他，便早一天除了这个禍根。

布日瑪 是啊。

畢力貢 唉，都快急死人了，哈日少布也不回來！

布日瑪 等大風大雨停了以后，你的阿敏“乖”就会把你送到盟政府去的。

畢力貢 組里的工作那么多，能有時間送我嗎？

布日瑪 这些他都会安排好的。他已經把組里的工作都交給了副組長——巴特尔了，他自己明天就到盟政府参加会去。今天他这是順便到定居地，看看他这老看家人……

畢力貢 （自言自語）啊——阿敏“乖”去参加会……

布日瑪 （忽然想起）我先給你拿点吃的……

畢力貢 老媽媽，有什么現成的給弄点來吃就行了。

布日瑪 对，对。阿敏來了以后，我給你們做点面条吃。（由櫃子里拿出一瓶奶子酒，和一盘熟羊肉）喝点奶子酒，再吃点羊肉……

畢力貢 老媽媽，您又忘了——我來回路過您這里，幾時喝過酒？

布日瑪 我知道這是你們的紀律，可是你的腿傷了，應該喝點酒……（把酒放在桌子上）看在媽媽的面上，就喝一口也好，你嚐嚐我釀的奶子酒怎樣？

畢力貢 （拿刀子割了幾片羊肉）為了尊敬您——老媽媽，我可以嚐嚐您親手釀的奶酒。（只喝了一口。）

布日瑪 （傾聽）風雨小了一些啦……

畢力貢 敬布日瑪一杯酒。

布日瑪 怎麼樣？

畢力貢 好酒，好酒。（邊吃肉邊沉思。）

布日瑪 你想什麼呢？

畢力貢 （打量着布日瑪）布日瑪“乖”，我想說一句話，可請您千萬別見怪呀！

布日瑪 你的布日瑪“乖”不是三歲小孩子，你說吧！

畢力貢 您釀的酒的確的好酒，這是我的真心話。可是我媽媽釀的奶酒更合我的口味……布日瑪“乖”，這也是我的心里話。

布日瑪 我不會見怪你的，孩子們都是喜歡母親親手做的東西。（親切地）你媽媽很健康嗎？她在哪兒？

畢力貢 在九佐的查干布拉格生。

布日瑪 （回憶地）啊——幾年不見……你哥哥烏力吉還在九佐嗎？

畢力貢 他上黨校學習去，還沒有回來呢。

布日瑪 啊——烏力吉那個孩子可真好！他上盟政府去的時候，一定要到我這兒來看看我。烏力吉可真是個好孩子。

畢力貢 烏力吉上黨校學習六個月了。媽媽來信說她老人家想兒子了。

布日瑪 你媽媽可真有福氣——有這樣兩個好兒子。

犬吠聲。靜場。

布日瑪 （自語）他們該回來了……（看看畢力貢）孩子，你想聽歌子嗎？咱們上上歌片听听吧。

布日瑪忙碌地支起留聲機，唱了一片，又接着唱第二片。

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狗的狂吠聲。

畢力貢 老媽媽，好像……阿敏“乖”回來了……

布日瑪 （急忙拿下留聲機的機頭）來了……

突然一個人驚叫着從馬身上摔下來了。

畢力貢 有人摔倒了。

門外有人呻吟。

布日瑪 佛爺保佑！摔下馬了。（拿起手電匆忙出去。）

蒙古包的門敞着，狂風吹進包裏來。

布日瑪 老天爺呀……

呻吟聲。

霎時，布日瑪扶着一個在昏迷狀態中的人走上。這個人腋下夾着一個斗篷，腳步非常不穩，顯出極疲倦的樣子。

布日瑪費了很大的力氣，但還是沒扶住這個身體粗壯的人；

他剛跨進門，就倒下了。畢力貢跳下床來，忍着腿痛，癱
拐拐地過去，幫助布日瑪把客人安放在床鋪上。

布日瑪（驚奇地用眼睛示意畢力貢注意斗篷）這是……？！

畢力貢（制止）噓！（兩眼注視着昏迷不醒的客人和他的斗篷。）

靜場。

客 人（睜開眼睛）……哎——呀！（顯出十分疲倦的樣子）
在暴風雨里整整趕了半宿路……可恨的馬兒，牠好像
從來沒見過狗似的，躲躲閃閃的……啊呀，你們
的狗真厲害呀！

畢力貢 同志，沒傷着吧？

客 人 謝謝你……不要緊的。

布日瑪 快喝點熱茶吧，同志。（遞茶。）

客 人 謝謝你，老媽媽。

布日瑪 把外邊的濕衣服脫了吧。

客 人（打量着畢力貢）同志……我有緊要的事情，現
在來不及上佐政府報告了……

畢力貢 什麼？

客 人 我剛剛走到西橋上，忽然橋底下竄出來一個身
披斗篷的人……我的馬驚叫着往旁邊一閃，險些把
我摔下來……當時我就顧不得別的，把馬頭調過去
拼命地向那個人沖上去，那人見我來勢兇猛，就立
刻跨上馬背，越過巴音河，向西北逃跑了；我也就

打馬追了上去，剛剛逼近的時候，那傢伙向我開了一槍……

布日瑪 佛爺保佑，沒有打中吧？

客 人 謝天謝地，沒打中。……我想……敵人手里有槍而我赤手空拳，盲目追上去怕出危險；所以……所以就想找找老鄉，湊上幾個人去追……可是……（顯出十分惱恨）咳！你們的狗咬了我的馬尾巴……我就摔倒了……

布日瑪（指著畢力貢）頭半夜，他也遇見了這樣一個人，事情的經過也和你的一樣……

客 人 是嗎？這位同志身邊一定帶著手槍，那為什麼沒打死這個壞傢伙？咳！……我身邊要是有了槍的話，他鑽到地底下我也要把他抓住。

畢力貢 我向他開了一槍，可能是沒打中……

客 人 噢，你向他開了一槍，沒打中？（展開斗篷察看）沒有打中……（發現斗篷的大襟上被子彈打穿了一個孔）打中了，打中了！你看！

畢力貢和布日瑪同時過去看。

畢力貢（搖搖頭）沒有……沒有打中，子彈從大襟上穿過去了，沒有打中。（扶床慢慢坐下，把皮包壓在枕頭底下。）

客 人（仔細地打量畢力貢）這個斗篷是從壞人的馬上掉下來的……（把斗篷堆在一旁）老媽媽！你們這兒誰和我一同到佐政府報告去。

布日瑪 我們這是定居地，就我一個人，連一匹馬也沒有。

客 人 咳……該死！我一直追下去就好了。（把一杯奶茶喝盡）這樣呆着還行！你們的佐政府離這兒多遠？這附近沒有人家嗎？

布日瑪 佐政府離這兒二十幾里地，附近沒有人家。

（關心地）同志，你想去佐政府嗎？

客 人 嗯。

布日瑪 （關心地）在這暴風雨的深夜里，巴音河水漲的又那樣厲害，不熟悉路，你過不去呀！

客 人 （十分着急地）老媽媽，我是國家幹部，怎么能眼瞅着破壞分子逃跑呢！不行，我一定去佐政府報告。

布日瑪 你稍微等等，我們老头一會就回來了。

客 人 你們的老头上那兒去了？

布日瑪 他……

畢力貢 （急截住）他請大夫去了。同志，你別着急，還是等阿敏“乖”回來，咱們共同商量一下，再去追坏人也不晚呵。

布日瑪 對呀。還是等他回來再說吧。

客 人 （十分焦急地）唉！眼瞅着坏人逃跑了，真是于心有愧！

畢力貢 同志！你放心吧，敌人逃不出去的。

客 人 咱們說這些話的工夫，敌人就跑出老遠去了。

布日瑪 你安心地休息一會兒吧，看你的樣子很累啦。

客 人 （機械地）是啊，累了。（躺下）在這樣暴風雨里
跟敵人拚，可不是件容易事啊！

布日瑪 你多喝點奶茶吧，同志。

畢力貢 好好休息一下吧，你太累了。

布日瑪 你先喝點奶茶，暖暖身子，一會給你做點麵條
吃。

客 人 （十分感動地）俗話說“寒夜客來茶當酒”，這話
說得對呀！（喝着茶）……在這樣暴風雨的深夜里趕
路的人，能遇到你們這樣好客的人家，真是幸福呀！

布日瑪 也沒什麼好招待的。

客 人 這就滿足了，老媽媽。我還以為這一宿碰不上
人家了呢。

布日瑪 同志，你頭一次上我們這一帶來嗎？

客 人 是啊。

畢力貢 你從哪兒來？

客 人 今天中午由旗黨委出來……有緊急任務，打算
連夜趕到盟政府……可是遇上了暴風雨，又加上碰
上了這場奇怪的事情，就給耽誤了。（打量着畢力貢）
可惡的暴風雨的夜晚，路又不好走，一不小心就容易
出危險……方才我看見了你們的燈火，心里一高興就
什麼都忘了，結果馬兒往旁一閃，就把我摔下來了……
咳！你們的狗真厲害呀！

布日瑪 在这样坏的天气赶路，你有什么急事吧？

客 人 任务紧急……明天必需赶到盟政府。

畢力貢 同志，你在哪兒工作？

客 人 （急忙截住）您問我在哪兒工作嗎？我的名字叫
道布欽，本旗九佐供銷合作社副主任。

畢力貢 我叫畢力貢。

道布欽 这个定居地是誰的？

畢力貢 阿敏互助組的。

道布欽 就是那个很出名的阿敏互助組嗎？

畢力貢 是。

布日瑪 （打量着道布欽）您是新調來的嗎？ 合作社副主任不是哈达嗎？

道布欽 是的，是的。哈达同志是第一副主任，我是第二副主任。前几天他从这兒領着拉羊毛的車过去的吧？

布日瑪 是呵。

道布欽 （揉着腿）……幸虧是下雨天道，地軟些……可恨的馬，險些要了我的命。

畢力貢 您从哪年來九佐工作？

道布欽 今年九月由烏蘭浩特調來的。

畢力貢 那么說，你一定很熟悉九佐黨委書記——烏力吉同志了？

道布欽 烏力吉，我們倆的关系最密切……

畢力貢 他是哪个旗的人？